

# (上) 畫繪洋西代近

種九十六第庫文方東

書誌社編行印

# (上) 畫繪洋西代近

述譯凡寄愈

東方雜誌二十  
週年紀念刊物

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
四  
七

三

圖文庫  
東方近代西洋繪畫二冊

(每冊定價大洋壹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此書有著作權必究

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
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 
上海慎盤街中市

總發行所

分售處

商務印書分館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 
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 
杭州蘇州安慶蕪湖南昌漢口

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 
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漢口  
張家口新嘉坡

## 目 次

一、近代法國的繪畫	一
二、近代比利時的繪畫	二三
三、近代意大利的繪畫	二八
四、近代西班牙的繪畫	四一
五、近代英國的繪畫	四八
一、英國繪畫發達的略史	
二、勃洛文的思想	
三、拉飛爾前派的畫家	
四、新拉飛爾前派的畫家	
五、古典派畫家	
六、寫實畫和情調畫家	
七、肖像畫家	
八、風景畫家	
九、蘇格蘭的畫家	

# 近代西洋繪畫（上）

俞寄凡譯述

## —近代法國的繪畫

要研究近代的繪畫，不得不把法國當做中心。因為繪畫界上所有各種新的運動，差不多都是發源於法國，而波及到他國的。將來究竟變做怎麼樣，雖還不得明白。自然從十九世紀到現在的情形看來，把法國當做歐洲畫界之代表，確沒有什麼不可。所以我先把法國近代的繪畫史，擇要的寫一回。以後再把他國的介紹。

所謂近代的繪畫，是指從十九世紀末葉到現在所經過的變遷的意味。要說明這變遷，不得不把他的由來先說明一回。換一句說起來，就是要述法國最近的繪

畫不得不從十八世紀說起。因為法國到了十八世紀，纔把意大利繪畫的變化完全脫離，而發揮法國純粹的精神，創立一種獨立的畫派。

華德 (Watteau, 1684-1721) 是當時的一個代表人物，他把『歌劇』、『祭典』、『舞蹈會』等愉快的事情，選做畫題，描出華麗的繪畫，和被感化於意大利的畫家，絕然不同。是脫離意大利的感化，而接近自然，着眼於當時的社會。把法國當時的社會性質，完全表現，後來漸漸到王朝的末葉，繪畫方面，也漸漸傾向到浮華的極點，變成空虛的內容。這種繪畫，從裝飾的見地說起來，雖可說是美的模樣，然從繪畫的見地說起來，是不足賞鑑的，無甚價值的。恰好像糊壁的畫紙，只存皮囊，絕無生氣。像蒲休 (Boucher, 1703-1770) 和夫拉高納爾 (Fragonard, 1732-1806) 等都是描寫這類繪畫的畫家。

到了十八世紀末葉，自由民權思想瀰漫，王朝顛覆，革命爆發的時候，繪畫方面，也和王朝時代完全不同。古典主義 (Classicism) 就在這時候發現。當時思想界

方面像盧騷 (Rousseau, 1712-1778) 孟德斯鳩 (Montesquieu, 1689-1755) 等的言論著作，都是鼓吹自由精神的。費克漫 (Winckelmann, 1717-1768) 的『尚古的美學說』等，雖做古典主義勃興的有力動機，然古典主義和當時一般的思想，及革命的精神，互相融合，也是有很大關係的。進一步說起來，推究古代的民主主義，和古代的藝術，——古典主義——不但有合致的地方，並且古典主義，也是當時流行革命的一種。實在就是蒲休和夫拉高納爾等的繪畫的反動。因為他們的繪畫，表現的是王朝情形，無真摯豪放的性質。不但和革命人心無一致的情調，並且已變做當時社會的大厭惡。一方面古典主義，是真摯的，崇高的，有共和革命的勇烈男性。所以和當時的社會精神，成爲一致。古典主義派的代表人物，像達費特 (David, 1748-1825) 是很有名的。然把這古典主義和當時的共和自由精神，仔細的比較起來，確也有不相容的地方。因爲尊重共和自由的意義，就是尊重個人尊重個人的自由。而古典主義，並不是繪畫方面的個人主義，簡直可說含有君

主專制的性質。在當時理想共和政府的社會，所以要歡迎這古典主義的緣故，是因為古典主義，和建設共和政府的過渡時代的革命男性有共鳴的地方。對於反抗貴族，實現共和政治方面，確有些方便。然和共和自由的精神，實在並非一致的。恰好像把專制的拿坡崙做了一時的首領。從這一點看來，古典主義的畫風，在共和政治時代，比較的不如在拿坡崙第一帝國時代，可以算最適當的畫風。

拿坡崙第一帝國時代，是羅馬趣味復活的時代，家俱建築上所表現的帝國式（Style Empire），實在是羅馬趣味的再現。其餘把希臘羅馬的專政歷史做畫題的繪畫，（古典主義的繪畫）也很多。但是這羅馬趣味的復活，在藝術方面，不得當做好的現象。因為羅馬時代的藝術，是模倣希臘藝術的墮落時代，已失去希臘的良好精神。所以模倣羅馬藝術的藝術，更不能成爲良好的藝術了。

模倣是什麼，就是沒有獨創（Originality）的意味。像古典主義，把模倣當做主義，以爲希臘羅馬的作品以外，便沒有美了。只知模倣古代的作品，全不着想於自

己的生存時代，更不想希臘的藝術，是已和希臘的文明，變做過去的事了。還把雕刻當做模寫的對象，着重於形，不注意於色，這都是古典主義的缺點。

至於十九世紀的大概情形，是可以用『科學精神的發現』的一句話來概括的。這也是胚胎於十八世紀的。從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，思想上，社會上所以有極端的變革，也就是這科學精神的發現使之然。不過到了十九世紀，更形顯著，在種種方面，始終一貫的發現。自由平等和科學精神，元來並不是相異的東西。科學精神在思想界上發現的時候，就變做自由平等的主張；在物質界的觀察上發現的時候，就變做各種的科學了。所以十九世紀，實在是科學的時代。就是繪畫方面，也脫不了這個範圍，所以要打破舊套，研究自然，變做自然的科學的觀察。換一句說起來，十九世紀的繪畫，也是『科學精神的發現』。

無論什麼東西，要想在一時間完全革新，是不可能的，一定要依公振子的運動，順次發達的，所以十九世紀初期的繪畫，是古典主義全盛時代。當時選題的範圍，

和色彩方面，雖不十分改革，然形體的描寫，已漸漸的巧妙。寫實方面，比較以前是着重得多了。在拿坡崙三世第二帝國時代，形體的描寫，已發達到極點。像達費特門下的天才恩克爾（Ingré, 1780—1867），他是崇拜古典主義的線條美的。他的繪畫，對於實物，雖有變形，然在肉調——*Flesh-tint*——和人體的種種說明上，已屬非常精確的寫實。不過對於彩色和繪的感動方面，依然是冷淡着。

繪畫倘然只要忠實的描寫自然，那末用科學的觀察，已可說是一種適切的手段了。但是繪畫方面，除了『真』之外，還有主要的『美』。用科學的觀察，漸漸精細的描寫，這種用心，對於搜索美，對於擴張搜索美的領域上，都有方便。古典主義，也因這個關係，以為只有形的方面，是含有美的。所以對於形的方面，就下了精細的觀察，而對於色彩和感情方面，不加搜索美的工夫。

美是不得不有變化的，形的美既漸漸的發達，也就應該要有變化了。古典主義，把個人沒却，不把自己以外普遍的美的客觀標準，當做必要。他的反動，就有浪漫

主義——Romanticism——的興起。浪漫主義，是把色彩和感情做主體的。這色彩和感情，都是古典主義所缺如的。從感情方面說起來，是各人不同的。浪漫主義，把形和色當做感情的符號，把色彩占居繪畫上重要位置，確是有功勞的。然還不能說是色彩的寫實的研究，還不是精察自然的色彩，而從這色彩中求美。所以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，對於自然，實在還很遠的離着。不過浪漫的畫家，能着眼於色彩和感情方面，確是好的現象。

自然的科學觀察，不過及於古典主義的形的方面。至於浪漫主義的色彩，也不過是接近自然的過渡期。所以兩主義的選擇題材，都還沒有把自然的觀察，當做基礎的。繪畫方面，描寫的自然人生，不過是斷片的狹義的。古典派描寫希臘羅馬的歷史，浪漫派描寫中世的傳記諺語，兩派的畫題雖不同，然不徒自然直接採取題材，恰是相同的。都是不從當時的社會，選取畫材。構圖方面，浪漫派雖比古典派來得自由，然還沒有完全脫去舊套。作品中的人物，雖一個一個丁寧的寫生，然全

體的光景，完全還是想像的。且有時還描寫從未見過的景色，還有把室內光線的人物，配入外光的景色中。

十九世紀，既是科學思想的發現期，繪畫方面，對於這樣（古典浪漫）的繪畫，當然不能滿意。因這關係，就生一團把純粹的自然做主體的畫家來了。這一團的畫家，就叫做外光畫家。——Pleinairiste——他們對於題材，對於表現，都把自然做主體。外光畫派主義的大要，是偶然用室內的光線，表現戶外的人物，無有不是虛偽的。所以要表現戶外的人物，不得不用戶外的光線來描寫，克羅培（Courbet, 1819-1877）是這派畫風的開祖。到了排斯頓（Bastien Lepage, 1748-1884）的時候，是外光派最發達的時代。他也曾畫過貞德（Jeanne d'Arc），但是和以前畫家所畫的不同，他所表現的，並不是着鎧的美少女，是描寫在法國百姓家庭園中的一個激於空想的田舍娘。他的描寫，是非常忠實的寫實。寫實到這時候，差不多可以說達到頂點了。取題構圖形色各方面，絕不因畫家的意識而變化自然，確

是無一處不尊重自然，而描寫自然的本相。

描寫風景畫的羅騷(Rousseau, 1812-1867)和克洛(Corot, 1796-1875)，描寫農夫生活的彌勒(Millet, 1814-1875)等都是所謂排皮崇(Barbizon)畫派中的代表人物。排皮崇是方頓勃流(Fontainbleau)森林近旁的一個小村。當時有許多法國少年，根據這村，研究風景畫。所以有這排皮崇畫派的名稱。這畫派中有七個畫家，是最有名的。人家把他們叫做排皮崇的七星。上面所引的羅騷、克洛、彌勒，也是七星中的人物。這三個畫家的繪畫，都是從浪漫主義到外光派的中間的作品。看他們的風景畫，全體都着力於風景，可以證明和自然已漸漸接近。

排皮崇畫派以前，法國的畫家，未嘗不有描寫風景畫的。不過所描寫的風景畫，不是附帶於人物，就是當做人物畫的背景。恰好像古典派的風景畫，決不能引起人家日常目覩的感情。換一句說，就是常常離開了人事的興味。像坡薩(Poussin, 1613-1675)所描寫的風景畫，完全是想像畫。雖不描出人物，也髣髴有古典人物

走出來的樣兒。就是構圖方面，也有古典派的風味。

至於浪漫派所描寫的風景畫，畫中的人物和景色，已變成一致的情調，這實在是畫家的主觀分子優勝的風景畫。比較以前的風景畫，雖來得接近自然，然仍不能把自然當做自然看待，而尊重他的權威。到了排皮崇畫派的時候，纔真和自然接近了。像羅福和克洛的風景畫，雖包有幾分浪漫派的分子，然風景畫已成功獨立的風景畫。在尊重感情的一點看來，更可說是自然的。在注意光和空氣的一方面看來，亦可說是忠實的寫實了。

在風景畫方面，研究自然的先覺，是英國的康斯泰勃爾 (Constable, 1776—1837) 和暴銀通 (Bonington, 1801—1823)。排皮崇派實在就是法國的少年的畫家，受了這英國畫家，和以前荷蘭風景畫家的刺戟，自然研究的精神，和浪漫主義相結合而成功的。至於在風景畫上，表現精神的人物畫，就是彌勒的繪畫了。像上面所說從古典主義，到外光派排斯頓的極端寫生為止，雖有種種的順序，

要都是表示寫生進步的路徑。寫生漸漸的趨於精密，因此觀察也漸漸的精密，而至於描寫自然物一霎時的外觀。結局對於光的觀察，也非常的敏銳。

實在普通的寫實，到外光派排斯頓時候，已可說是達到極端，不得再進了。但是繪畫，不是在表示物的真外觀，就可算是最後目的。所以無論什麼時候，要想停滯在同一的寫實上，是不可能的。總想進步到新奇方面的觀察，而索取新的美。然在排斯頓時候，選題的範圍，已非常的擴張，差不多已沒有開拓的餘地。於是觀察就不得不移注於光的方面來了。把光分解而索取新的美。研究光，當然可以說就是研究色。普通研究物體特有的色 (Local colour)，也有把他叫做真色的，已可描寫大體的美。然把這特有的色，分析起來，且可以得到光的感情。同時還可以推求新的色彩。因為這個緣故，所以有明白『真的光和新的色』的印象主義——Impressionism——的發現了。

這印象主義，實在也是一種科學精神的發現。因為科學的觀察，漸漸進於精密，

就達到分解方面來了。科學本來是自然的忠實觀察，所以進步到分解構成要素，亦屬當然的事。印象派的思想，是因為聲的解釋，既是刺戟鼓膜的音波。那末色也應該就是種種原色光線，由種種強弱的比例，映於網膜上的印象了。所以要再現真的光和色，只要把各種分解的光線，排列在畫布上，使他們一致映入觀者目中，就屬正當的事了。這種思想確是非常合於科學的。像蒙耐 (Monet, 1840—)，辟砂魯 (Pissaro, 1830-1903)，悉斯來 (Sisley, 1840-1899) 等的繪畫，都是主張這樣畫法的。

至於近時蘇勒 (Seurat, 1859-1891)，克洛斯 (Cross, Edmond)，悉爾納克 (Signac, 1863-) 等的點綴主義——Pointillisme——是格外切實的實行這主義了。也有把點綴主義稱做新印象主義——Neoirmpressionism——的。摩耐 (Manet, 1832-1883) 一般人都把他當做印象主義的先驅者。從他的事實上看來，確是印象主義的一個有力貢獻者。且他還得到別個印象派畫家的許多

感化，所以不能把他編入上面所說那樣嚴密的狹義的印象派中。可以把他看做釀成印象主義的過渡期中的一個畫家。他對於印象派的準備上有極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廢却以前的因襲，開創用光表現物體。以前的畫家都把陰影和日向來表現物體。陰影和日向，果然是光線的結果。然以前的畫家都把陰影當做受不到光線的部分看待。到了摩耐時候，纔明白日向是光線的反射，陰影也受着光線，不過分量的多少，和性質的不同罷了。

以前的畫家，都用室內的片斷光線，來表現自然物。到了摩耐時候，對於外光中的自然物，用外光的光線來表現。因這關係，纔明白陰影亦是一種色彩。自然物絕無沒有色彩的部分。所以用色彩的調子，來描寫自然物，和以前的畫家用明暗來表現自然物的方法，絕對不同。就是表現自然物的圓味，也和以前的完全不同。到此時纔得把物的構成，看做色的平面集合。由此進一步，就達到分解『色』——光線——的地位了。